

武王墩墓考古成果亮相国博

走近考烈王，感受楚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图①：战国青铜镬鼎。
图②：战国彩绘漆木耳杯。
图③：战国玉龙形饰。
图④：战国虎形青铜钟虎。
图⑤：战国球形青铜瓮。

杜建坡摄

据专家考证，“禽前”和“熊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由此推断，“禽前”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完（亦称熊元）。

此外，对墓中人骨的科学研究表明，墓主人为50岁以上男性，其母系来源可能是古代北方人。楚国迁都寿春后的四任楚王中，死亡年龄与武王墩墓主人相符的唯有楚考烈王，而其北方血统也印证了史料中关于楚顷襄王（楚考烈王之父）迎娶秦国女子的记载。

展台上陈列的大型青铜镬鼎，是此次展览的“明星文物”，彰显了楚王的赫赫威仪。镬鼎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饮等重大礼仪活动中专门用于烹煮牛、羊、猪3种牺牲的炊器。因祭祀时需用整体或半体牺牲，所以镬鼎都比较大，以便容下牺牲。在战国时期，这种大鼎通常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会出现。武王墩一号墓共出土了3件体形巨大的镬鼎，鼎内盛放牛、羊、猪3种牺牲，说明该墓采用了周代最高的祭祀规格“太牢”。

展出的这件镬鼎为方唇，窄折沿，方形附耳接于沿下，微束颈，鼓腹，圆底，三兽面蹄足接于下腹。该鼎口径达88.9厘米，超过安徽淮南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楚大鼎”，是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被称为新“楚大鼎”。

大鼎的两只兽面蹄足上还裹着白色绷带，这是为保护文物而采取的措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领队宫希成介绍，这尊鼎发掘时深埋水下，考古人员趴在移动工作平台上作业，通过缓慢降水、逐层记录的方式，直到器物完全暴露后才将其提取出来。由于鼎足破损开裂严重，在考古现场用高分子绷带进行临时加固。这种材料浸水软化后可塑形，数分钟后自行固化，在短时间内可为脆弱部位提供支撑，有效防止了提取和搬运过程中的二次损伤，而且固化后的材料方便去除，符合文物保护所要求的可逆性和最小干预原则。

阐释礼乐制度

除了大型镬鼎，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九鼎八簋的礼器组合，这是周礼中最高规格的鼎簋组合，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

升鼎是盛装牲肉以供祭祀的“正鼎”，为楚国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用随葬品，其束腰平底的造型颇具楚文化特色。展出的9件升鼎形态、纹饰有所不同，说明原本不是完整的一套，而是下葬时凑起来的九鼎。其中最精美的一件升鼎为三段式腹，腹部有一道宽鼓棱，中、下腹部垂鳞纹，环绕腹部均匀分布4只圆雕龙形爬兽，体现了楚人独特的审美与铸造技艺。

簋是盛放饭食的容器，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一般成偶数与鼎搭配使用。展出的八簋均为方座簋，这种造型流行于西周早中期，此后渐趋消失，而楚国则沿用至战国晚期，可见楚国高等级贵族的复古之风。

一件青铜匜倾斜置于上方，青铜盘放置在下方，靠近展柜还能听到流水声——展厅里生动还原了古代“沃盥之礼”。匜和盘是沃盥之礼的必备器具，使用时，长者执匜自上浇水于手，少者捧盘在下承接废水。

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磬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隆重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朝聘、宴飨活动中不可缺少。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两套青铜编钟、一套石编磬及瑟、竽、

鼓等乐器。两套编钟均为钮钟，音列结构一致，留有使用痕迹，体型圆鼓，器身饰细密蟠虺纹，是战国中期至秦汉流行的乐钟形制。

展柜里，两只相向而立、造型可爱的青铜虎引人注目。它们是做什么用的？由展板上的介绍可知，这是一套两件虎形青铜钟虎，虎背上长方形卯孔，用于承载编钟架两侧的柱子。透过小圆镜可以看到虎座颈部刻有“外乐”等文字，尾部亦有铭文，记载了铸造时间、重量等信息。武王墩一号墓出土了两套虎形钟虎，分别对应两套编钟。另一套钟虎为漆木质，刻有“内乐”铭文。专家认为“外乐”“内乐”可能是宫城或居所内外所奏各类音乐的统称。

展现璀璨文化

楚国璀璨的物质文明还体现在精雕细琢的玉器、绚丽多彩的漆木器等方面。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按功能可分为佩饰用玉、丧葬用玉和镶嵌玉饰，采用减地浅浮雕、镂空、阴刻等雕刻技法，纹饰多为龙、凤等，体现了楚文化的浪漫特征。

玉龙形饰是楚国组玉佩的重要佩件，常成对出土，龙颈和龙尾左右对称，在组玉佩中起平衡作用。展出的玉龙形饰为“S”形曲身，双面饰谷纹、卷云纹，边缘阴刻回弦纹。龙张口回首，吻部上卷，唇部呈“C”形，唇缘阴刻细绞丝纹，角及两爪饰弦纹，侧羽阴刻细弦纹，龙尾收窄卷曲。其灵动的造型和精细的纹饰，反映了楚人高超的琢玉工艺。

楚国漆器以色彩艳丽、纹饰繁缛著称，包括饮食器具、起居用具、乐器等类别。彩绘龙凤纹漆木案是此次展出的漆器中体量最大的，方形案面上绘有龙、凤、仙鹤和爬兽等精美纹样，纹饰飘逸流畅，边框及四角分别饰有鎏金泡钉和鎏金包角，四周设有矮足。

耳杯是用于盛酒或羹的椭圆形器皿，是目前出土楚国漆器中数量最多的器型，有圆耳与方耳之分。其双耳颇似鸟之羽翼，故又称“羽觞”。武王墩一号墓出土耳杯以红、黑漆为主，彩绘纹饰包括勾连云纹、雷纹、旋涡纹。望着这些历经2000多年依然明艳夺目的漆器，可以想象楚王宴饮时案上陈列华丽的漆木餐具、双手捧执耳杯敬酒的场景。

除了典型的楚文化器物，武王墩一号墓还发现了具有其他地区文化元素的器物，体现了战国晚期列国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实证。

独立展柜里陈列着一件馈鼎，为铜身铁足，腹部篆刻18字铭文，其中，“左使车”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官办手工业机构，“车”作“库”解，是中山国特有的名称；“重四百五十八刀”为中山国的量制重量。中山国之物出现在楚王墓中，是战国晚期文化交流的缩影。

一对球形青铜瓮造型独特，整体呈卵圆形，器身透雕纹饰环绕，颈部有一对兽面铺首衔环。宫希成介绍，这一器形的铜器以往鲜有发现，其功能尚不明确，专家推测或许是盛放佳酿和汤羹的容器。瓮身具有北方文化因素，而两侧的铺首却带有鲜明的楚式风格，与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鎏金青铜鼓环纹饰相似，可能是后来加装的。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引领观众踏上一段沉浸式考古旅程，深入理解楚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亲身感受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魅力。”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顾志洋说。

●文化只眼

到博物馆跨年何以动人

黄洋

文创市集、歌舞演出、互动游戏、非遗体验……日前，全国各地博物馆推出丰富多彩的跨年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参与。观众沉浸在充满文化韵味的“博物馆奇妙夜”中，共度辞旧迎新的时刻，开启美好的一年。

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展示、传播文化遗产的机构，是公众触摸历史、感知文明的殿堂。跨年夜作为特殊的时间节点，为博物馆提供了打破常规、创新文化传播的契机。通过精心策划的活动，让观众在轻松愉快跨年的同时，了解历史文化，感受文明魅力。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让越来越多人沉浸其中。

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资源，博物馆跨年活动紧扣藏品特色，让文化传播言之有物。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蓝海幻装跨年夜”，以馆藏海洋生物标本为核心，设计科普Cosplay（角色扮演）、海洋知识挑战赛等活动，在趣味游戏中传播科学知识。河南博物院的“‘马’上启程·豫博奇妙夜”，包含编钟祈福、金石传拓、木版年画等互动项目，并围绕馆藏珍品打造沉浸式互动剧《国宝奇妙游》，让文物“走出”展柜，化身NPC与观众共游。

有的文博场馆深挖地域文化，将跨年活动打造成独具地方风味的文艺盛宴。上海博物馆的“海派时尚之夜”聚焦海派文化特色，设计纹样速答、旗袍穿搭挑战等活动，搭配沪语说唱、爵士舞表演，与馆内的“摩登华影：海派旗袍与百年时尚”展览相映成趣。山东美术馆联合山东歌舞剧院举办“美术馆奇妙夜”艺术跨年活动，展演民族舞剧《大秧坊》，将印染工艺舞蹈化，诠释了“忠信仁厚、大德行远”的鲁商文化。

夜间开放满足了公众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博物馆不再只是白天的参观场所，也是夜间的文化客厅。结合节日推出的特色活动具有喜庆吉祥的寓意，以沉浸体验、互动参与为主，让公众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增长知识、增强文化自信。人气火爆的博物馆跨年夜，是近年来“文博热”的生动缩影，也是博物馆不断突破传统边界、创新服务形式、走进公众生活的成功实践。

每个城市都不缺好玩、热闹的夜间活动场所，博物馆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推行夜间开放的潮流中，博物馆应充分发挥文物藏品优势，坚守文化传播的初心，以人为本，从内容、形式、技术等多维度创新，策划推出公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博物馆跨年夜不仅是一次辞旧迎新的欢聚，也是一份精心设计的文化请柬，邀请更多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博物馆“蓝海幻装跨年夜”现场。

图片来源：国家自然博物馆

来大象陶瓷博物馆看“马”

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将至，河南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与正弘博物馆共同举办“印迹——古代陶瓷中的马”专题展。100余件战国至唐代的陶、瓷马文物集中亮相，让观众深入感受延续千载的中华马文化。

“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很少有动物像马那样，深刻嵌入历史的齿轮，在战争、交通、社会生活中均有重要作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馆长何飞说。

展厅里，多件汉、唐时期的骑马俑极富动感。其中一件汉代绿釉勇士骑马俑尤为传神，骏马三蹄腾空、作疾驰状，马背上的武士跨弓持刀，神情冷峻，仿佛正在传递紧急情报。

“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马都是古代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重要力量。”何飞介绍，中国很早就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驿传系统，成为国家高效治理的重要保障。

唐三彩打马球俑十分灵动，骏马腾跃，球手俯身看球，右手握缰绳，左手持杆，仿佛下一秒就要挥出球杆。“马球在唐代十分流行，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士兵、官女，都会参与其中。”郑州大学运动与体育学院教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委员郭红卫说，这项风靡一时的运动，折射出盛唐社会豪迈洒脱、开放包容的时代气息。

唐代白陶彩绘舞马俑轻扬蹄足，仿佛正在翩跹起舞。郭红卫介绍，舞马盛行于唐代宫廷，多见于千秋节等重要庆典。舞马往往“衣以文绣，络以金铃”，极尽富丽之态，可随乐曲节拍“奋首鼓尾，纵横应节”，甚至衔杯敬酒。

漫步展厅，褐绿釉马上羽人俑寄托着汉代人对升仙的遐想，灰陶彩绘三花马俑彰显着唐代皇家仪仗的威仪，三彩坐姿午马俑则神态从容、意趣盎然……

“一件件生动的马文物，就是‘活’的历史教材，观众可以通过这些陶瓷作品，直观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与审美趣味。”何飞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任卓如、李嘉南）



图片来源：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



⑤